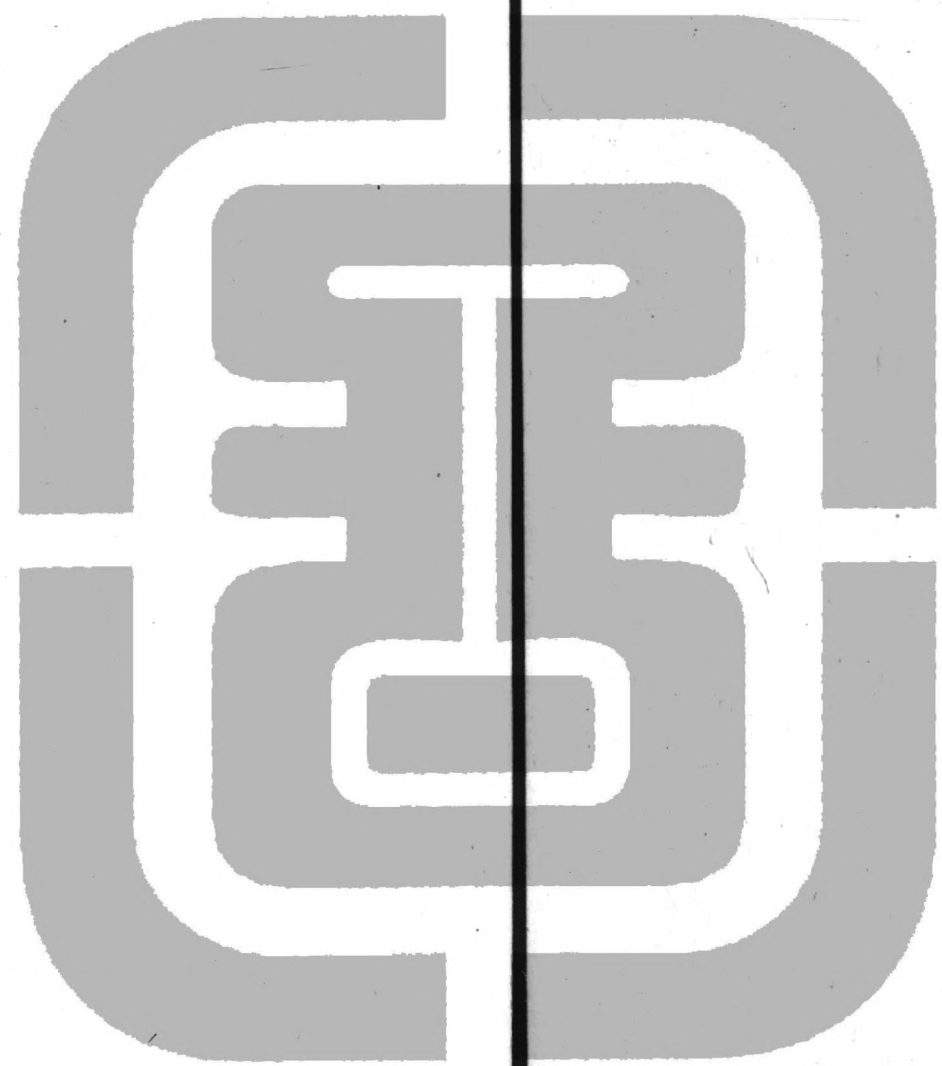




冠松巖文集





湘西陶懃菴先生著

冠松巖集

一集文
一集詩

石谿藏板

序



蓋聞才由間出必有靈秀
所依感而神通自賴江山
之助而詩文難求于富貴
要之原本至情奇偉多出

湘西陶澹菴先生著

冠松巖集

一集文
一集詩

石谿藏板

序



蓋聞才由間出必有靈秀
所依感而神通自賴江山
之助而詩文難求于富貴
要之原本至情竒偉多出

於山林生也。迺知傑士况
乎人同騏驥，應看千里騰。
驤運值龍蛇，遂致一時隱。
遁經文締武，雖懷未已之
心。飲谷栖丘，聊息終焉之
志。時非偶爾，道豈徒哉。然
而名重汝南，竚見蒲輪下
聘。望隆京兆，還來纁帛遙
求。爲海內才人先篤，行于
孝友作山中宰相。始建業

于經綸斯世誠難其人此
日幸覩其作如吾友奉長
陶子尊公愴菴先生足當
之矣先生衍長沙之名裔
承句曲之高風慧比香山
早識之無之字悟同子靜
輒窺宇宙之奇對座上之
羣賢四聲能辨驚殿中之
學士五賦俱成論說比於
戴憑屢奪五色之筆丰神

擬于太白堪登七寶之床
以是世盡知名不待范逵
始重人爭識百寧惟張說
方誇多士授經獨高盧植
一龍起譽首讓管寧而張
倬難登乃以明經作喻劉
蕢不偶翻緣忠讜興嗟策
果裨于治安徒以奇才見
忌名幾同于黨錮轉以正
人得稱雖未夢浴于龍池

亦先身游于虎觀迺望雲
心切堅辭羶邑之徵愛日
情深屢却佐參之召孝行
既登于德里令聞愈熾于
清時於是鄴下賢王爰求
國士河間貴胄特進高人
曳裾而談敬致橫經之席
披裘人見優隆設醴之儀
而先生志在林泉癖耽諷
咏慕仲連而遠蹈羣推魯

國一男若燭武之求歸轉
笑漢廷諸老門栽五柳依
然靖節高風居號七松猶
見華陽雅操志足尚矣事
可爲乎若夫性篤天良誠
能色養方當舞象之日卽
願爲兄洎乎戲鳩之年遂
能述祖床前視疾七十日
無暇求衣廬次啣哀十數
載何心御肉問閭爲之感

動風俗藉以改觀無忝所
生此其大也至于馳義聲
于鄉黨篤雅好于友朋競
入清風似在許詢之座頻
來舊雨如過杜老之家阮
氏高宗不分南北張公甲
族無間親疎有東漢之英
豪爭納交于郭泰是西京
之弟子盡藉譽于揚雄而
先生既具修能先稱碩果

高吟抱膝宛如秋月長凝
清嘯舒懷恍若朝霞獨舉
開蔣元卿之三逕竹裏揮
毫得謝幼輿之一丘花間
染翰筆底盡烟雲之致篇
中悉川嶽之奇莫不格壓
曹劉體高屈宋歌因慷慨
題成不墜風流賦或悲涼
味處還餘忠厚真不羨閉
新聲于穠麗競藻思于繁

靡者也予窈附鷄壇獲交
驥子莫結者英之社望楚
澤以神飛遠托聲氣之盟
憶湘潭而心醉初爲快讀
直教薰以名香繼命珍藏

還欲收之古錦序慚名作
敢云皇甫之于太冲傳在
令嗣譬若肩吾之有開府
年家眷弟吳綺拜撰



平家眷弟吳謙平書



今聞警者言吾之林則

無意於此

自言

典至不肖才下而有忘疾本非能讀父書者自年十
六七試有司連倖冠軍已且以闡藝被賞於華亭章
峩山先生既落薦卒收之使在弟子之列壬午督學
高彙旃夫子大會全楚知名聯席講院極一時之盛
典竊與焉於是先君子笑而教之以何遽罹變革歷
數十季顛連於亂離憂患以應門負米為生不暇更
求詩書於墻壁非獨其才下也晚乃見徵後車備文
諸王顧問淹二載辭歸始有侍柴桑賦停雲之歲月

而年已越六旬好紙筆遲矣迨丁大故偷活喘餘徒
日抱遺文沾泣而讀念昔先君子當懷陵初年以文
章進御聲動國門海內名鉅公作者學所爲詩文詞
翰莫不折節愛重推爲張楚翁然有三絕之譽焉蓋
嘗增竑文牘未爲不自立其家也典是以白首掩關
慙辱負荷逡巡至于耄耄尚勉親燈火舉詩文中知
廓模範之可以學而臻者不敢以昏塞自恕也譬農
家子鉏耨籌車之爲器渠疏艾鏹之爲工卽不能力
穡有秋要當辨其名而肄其事亦曰農之子恒爲農
而已若夫匿形避照寧不自量之熟耶頃兒子輩奉
友人教使其藁就正宗匠離匕敝帚十錄其四遂乃
謬授梓人雖匿者猶多未知孰爲優劣而損饗殄災
木顯驚名者之汲匕焉則亦何以爲耄人終掩不肖
之名而遠姍笑也哉康熙辛巳天貺日石谿八十朽
僖陶之典自識

介國之典自始

之於古也雖又出焉其則乎曰夫取日不保入其味

本國新各各之項上其根亦以故其入其味不食

其味其入其味其味其味其味其味其味其味其味

其人其味其味其味其味其味其味其味其味其味

而其味其味其味其味其味其味其味其味其味

冠松巖文集總目

卷之一

論

卷之二

記傳

卷之三

序

卷之四

卷之五

之地此端拱建中之所以貴室其罅也善乎唐諫大夫谷那律對高宗之言矣高宗出獵遇雨問谷那律曰雨衣若爲不漏對曰以瓦爲之則不漏上悟爲之罷獵請得因漏之義以論高宗之爲治焉史稱高宗永徽初政有貞觀遺風觀其焚鞠杜窺望責王勃檄鬪雞導彙不令劉齊賢捕鷄嫚使正人廣廈細旃之上諸所爲綱紀萬幾塞違昭德以思紹夫貞觀者其勵精誠未嘗少漏也迨武后得志三光下移震風生於後簾羣影亂於鏡殿譖謗姦利之浸入韓褚來柳之寃沉刑賞生殺賢不肖之大端一汨於濁亂而不可究極豈非主德敗濫由密地之多疎也哉嗚呼高宗一人之身始終之際其判異若此則其初諫議迎機之對所以寤人主守正而窒其罅者誠莫斯言善矣夫以瓦爲衣其言似譎而垂衣恭己之旨實寓焉古帝王服御有制司服有官宗彝火藻衮冕黻珽所以昭度染彩其飭勗襲文章所以節禮辨名與用貴賤等差所以定分故三命異衡五時準議翠綉者朝臣韎韐者武士莫不衷於法象粲於威儀有以被萬

國而戢觀聽焉若夫從禽備雨之製蓋未之前聞也是以盛王隆治不出宮庭之修而甘露零其階和風鬯其宇鳳皇來巢而麒麟臻囿未嘗恃號猿之技以落走飛得吉光之裘以矜不濡也不可以思悝蒙無外之道歟進言者所宜誠盤遊而申居極矣夫人臣以言事主苟極懈摯足以回天每在闕邪杜漸之際然而心膂大臣有時阿順不盡其力則亦事理之不可知也李勣與無忌遂良諸公皆佐命元勳當其徘徊廢立諸公皆以死執諍事將寢已而獨勣曰此陛下家事何用數問外人上意遂決嗚呼非惟不問杜之又縱導焉亦豈遑慮盤遊之逸而責居極之恭耶且夫高宗天資可與爲善可與爲惡者也其始也用郝處俊之言而罷東西棚用狄梁公之言而斥王本立用劉仁軌之言而罔玷國體治瑕補過不可謂不賢也及任李義府而貶王義方之劾奏聽許敬宗而誣殲韓趙之忠良自是之後中外箱口遂踰二十年至開耀初李善感始一諫土木封禪人以爲鳴鳳朝陽邪正消長相迭代若是頗其時主德未盡移也何

李勣卒年上問何以諫稀勣乃曰陛下所爲盡善羣臣無得而諫遂致晏安熒蔽大柄內專旣高宗晏駕女主熾二十餘年之虐毒痛四海唐祚顛而復正其不竟亡者幸也涓卍不塞流爲江河吁可畏哉世之以言事主者能閑邪杜漸爲國家計遠慮豈不甚有賴歟故曰諫議之言雖譎而寓莊正之旨於端拱間者爲善寤主也彼恣睢拒諫與闕遺莫補者君漏仁而臣漏義也

荀楊之學論

運會不能無降升則學術卽不能無醇駁而要其止學之長存而不廢也有權衡焉故論世者辨之嘗嚴亦辨之嘗恕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而下學旣統於孔子正矣乃世方有管晏之學有申韓之學有談天炙輠堅白異同紛卍之學蓋百家焉其間尊孔氏之業而能自拔於岐途者幾人哉秦火後二帝三王之遺緒絕矣絕而復續者賴漢興勸學明儒出詩書於墻壁於是斌卍之士起焉然而文賦浸繁又流爲詞

章之學遂欲駕六經而軼商偃先聖微言復幾于晦
尊孔氏者憂之當其時非深心積力以正學自信者
又不克任也故先儒嘗以戰國荀卿與孟子同稱後
代又以楊雄與荀子同稱誠諒其能毋墜禹湯文武
周公孔子之學源遠而流未分也論者謂諸家責荀
卿言人性惡爲失大本言化性起僞爲不知禮托身
黃歇爲不知幾此固荀卿之所不得辭也然吾以爲
卽是三者用以出卿亦未始無說焉讀其書曰人皆
可以爲禹皆有仁義法正之質是未竟指性惡也惡
者指其流弊也曰凡禮事生飭歡也送死飭哀也祭
祀飭敬也師旅飭威也此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
也是未執指禮僞也僞者指其行之不誠也卿三爲
齊祭酒被讒適楚遇春申君以爲蘭陵令不合於說
士遂退而著書數萬言傑然不爲蘓張鞅衍之所爲
曰粹而王駁而霸卿之志學亦未爲陋近矣唐儵曰
孟軻闡其前荀卿振其後豈非有以諒之而特著之
耶至若子雲者綱目書莽大夫矣又法言美新太玄
擬易叢譏受惡雄亦何以自免於千百世之上乎而

吾亦以爲卽是三者用以觀雄之爲學可置彼而論此也夫雄之仕莽累於其始進也以王氏墮其汗有所不得出宋魯南豐王臨川嘗辨之矣明焦太史作子雲始末辨尤苦心而人多不能從此不必費辭也獨是其三世不徒官恬淡寡欲無求於莽者曾氏斷其非有懷祿之私是人所共諒也則以是而信其爲學之本原不亦可乎法言之作誦漢公者在莽專政時司馬氏以謂遜詞自合如是雄所云詘身以伸道者殆非飭也若夫太玄稱經門人弟子推崇之不自雄妄晁氏策士曰楊雄準太玄作易諸儒或以爲度越老子之書或以爲當吳楚僭王之罪譽違實而毀失真寧足爲定論耶蓋昔之君子論人未嘗不恕也試歷陳焉自玄授侯葩桓譚見之歎爲絕倫張衡竟以擬五經矣至韓昌黎好之尤篤謂侯葩稱其書勝周易是能知其師者昌黎一代大儒原道原性發明絕學其言如此豈漫然哉宋儒之辨學至嚴也而程子覩玄首美厥靈根之語輒歎稱其學地朱子亦曰楊子能推測陰陽消息之妙其思深也若子固乃自

謂學有所進每得之於雄推其言測之而愈深窮之而愈遠焉司馬公輯太玄集註至三十年而始成嘗曰吾於玄研精易慮屏人事而讀之往復參稽然後稍得其梗槩觀其書合三才之道以爲一若地履之而不可窮若海挹之而不可竭也斷然以孔子沒後知聖人之言者歸之子雲由此言之宋諸大儒之契玄何其至耶學者誠致力焉臻其闢奧而莫逆於心未有不好之者不當以仕莽之故廢其書不爲盡心而以艱深同詞詆之自安於淺陋也吾是以特明夫荀楊者一當戰國能自拔於縱橫之俗不失爲豪傑士一於競詞章之時獨營玄業不謬於經誠信之心而任之已非造作以欺人也荀子者吾敬其人楊子者吾畏其學也

豪傑識分論

豪傑處變革之際莫不思得志於天下而成敗判然者非盡其材之不逮由識不逮也夫臣人之與臣於人也其分相去遠甚惟自量之熟者能踐其分而不失其生平內不亂於覬望外之形勢不足以奪之也蓋莫惑於大統未集君臣未定之時矣天下紛七物情衆逐人七帝人七王也而孰知天之慎擇受命也甚於人之擇歸徃英俊之立功名也艱於興主之成王業故其終也不可以智力爭其始也不可不以分

量審絜德量力自完其材以毋卽於覆敗者我思古人未易一二覲焉則嘗讀東漢書獨心企列侯馬援之克自量而明於擇主也方新莽運替之日山澤之雄起爲羣盜假漢號令盜名字者不可勝紀非獨赤眉銅馬之縱橫也當此之時誠豪傑耶正處身自斷之秋矣乃有益州述天水囂僻險處強帝制自命天下之耳目爲其震耀焉援與述故人而久客於囂實遨遊其間兩雄儼然欲以佐命待之頗援方笑子陽非蛙勸囂勿與蜀結其明識蚤優於人遠矣及詣維

陽上謁光武見其恢達大度與高祖同符遂立談而定君臣之契傾身佐漢功立名垂其伏波新息之有成傳千百世而猶稱者豈非自量之審於其始也哉若夫唐史所書李密事則固恠笑之而亦未嘗不哀惜之也當隋之末人心盡去唐太宗英武天授神器之有歸也顯定之矣密負出人之才慨然讀書發憤思掃除暴亂以有立於天下楊玄感翟讓元寶藏徐世勣之徒交推讓之奉爲盟主使擇主知幾但圖周召散閔之業孰謂其竟無成也乃覬望非常又不爲

長慮遠顧故鴻客山人也策之而弗應其招文遠師也語之而深致其誠旁觀者之諒密也蓋審矣夫何屢敗勢詘旣驚服英主有真委身服事署爵稱公卒以初望不副自廢於反覆之逆施蕩然而滅其不逮馬援之識也相去豈止逕庭也哉雖然以彼蒲山世緒有志濟時非羣盜比也特以識不深至自卽覆亡身首異處爲天下笑蓋亦有可哀惜者焉予是以特舉此兩人之得失視古材傑邁時會而事功不立者多見其不知分非以成敗論也

三國材隱論

智謀之士蓋莫競於三國矣碩犇爲才俊者顛多乘偏駁攻取之運冒難試紛以自取富貴敬身蹈道之事蓋不遑焉毋問其庇人而範俗也乃若有人焉砥同風之德躬行於割據之時用善世之心補救于潛確之地可不謂材且賢歟吾稽其時得二人曰田疇曰管寧者亂而能遠危機處而不廢成物焉則非當時才俊之士所得同日語也夫三國多材其初非不欲各樹功名也懲于孔北海禰正平與夫金尚田豐

諸人之禍知幾者乃不俟終日焉故繁杜堅訂全身
莫與憂世劉荊州就侯龐公以言感之日全一身孰
與全天下龐曰鷓鴣鳧鳧各得棲止而已連彙高翔
視溝壑悠々耳誰復望隱身者之留意斯人也哉若
田疇則不然疇初受大司馬虞禮遇將事之佐立忠
勲及致命長安得報而返虞已被害疇慟失賢宗藩
大仇莫報不忍更浮沉此世於是率宗族鄰從入徐
無山中營深敞地以居躬畊養父母修行仁義數歲
間遠人歸之者至五千餘家乃爲明約束立紀綱戶
勸農蠶家興絃誦婚姻死喪宴享之禮咸有典則比
於淳古小邦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嗚呼
當此之時徐無山中別一覆載是疇以弘濟之略妙
運於山中非惟闔於擇木者之所不逮而亦豈徒潔
身葆晦之區々耶竊嘗挈志比德庶其雲鴻相望者
則惟遼海管寧當時所稱人龍也寧揮金却魏勵志
於古之聖賢其遠俗獨立何疑乎而於物我同善之
懷固肫如其未置也聞公孫太守度威行海外接賢
士大夫甚恭褻裳從之蓋資其肅清以行吾禮樂也

然寧與度語惟談典章不及世務避虛館不居廬於山谷與鄰里講詩書陳俎豆修威儀親遜之事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避難者來依遂至成邑一時遼海間風移俗易宛有鄒魯絃歌之遺咸咏美公孫太守而不知抒阜人持世之略於晦處山谷中者勿安之陰行康濟也吾是以論三國之賢惟寧與疇善用其才亂而能遠危機處而不廢成物誠絕軌也若徒稱其貞操遠蹈以爲超然濁壺之外亦何足以盡量夫材賢也哉不然彼張璠與範輩之雅節照高士傳有餘矣

閩統論

正與閩其辨微也而均之有天下之重議論家徒致
詳於正統之說加推崇焉吾以爲按實而求得閩統
者其屬重尤爲不易居也何也統不能有正而無閩
者天之道也亦願其所以居之者何如耳前世正統
之論申引及覆蓋莫備於歐陽氏矣其言曰唐虞之
禪三代之相代至公大義較然著乎萬世不待論而
後明其帝王之理得而始終之分明也嗚呼自三代
而下得統者必待論而後明其至公大義合與否可

以概矣。然觀歐論篇中亦未嘗歷指列世孰誠正孰誠閏而但取前人持論是非不公者著三可疑焉。曰周秦之際也。曰東晉後魏之際也。曰五代之際也。謂秦親得周而一天下其迹無異禹湯而論者黜之以爲閏是可疑。以東晉承西晉則無終以隋承後魏則無始而南北史各持私說是可疑。五代之得國雖異同歸於亂賊而議者獨以梁爲僞是可疑。夫論爲疑設疑前人則欲與後人共相推明而衷之以定論也。故不必歷指其孰誠正孰誠閏惟以三可疑衡之。凡得子之以正者大指歸於明始終之分得帝王之理而已。此正統一論歐陽氏申引反覆言之備而無以過也。而因思閏統之說正有不可忽視者。宜推論之以相發明焉。夫閏統洎世既主生民其有天下之重亦豈與居正統者異哉。古御宇之主取與分合事變雖不同而要之祚久者必皆受天命而興也。統之不能正而無閏猶歲之不能不資閏以有成也。觀夫歸餘置閏而後知受命當其時者天道之不得已也。勢也。故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十有九歲而七閏則氣

朔分齊是爲一章凡此餘月日月星辰之行寒暑四時之序農桑庶務之致功非獨與平常朞月森羅無改而且節候由之弗差人事由之得所是古聖人明時治曆以有補於天道之裁成者莫閏若也以此論統自漢以下又推而下之自唐以上又推而上之足與至公大義合者幾何歟其適當閏運而盡心民物澤被寰宇者正如得餘月七政之能齊四時之咸燮衣食禮義之畢臻庶其體天之命亦不愧夫得帝王之理矣是天付以天下托之重而居之尤不易者莫閏若也故曰統之閏歲之閏皆天道之不得已也勢也嘗卒讀歐論其末且恠學者多引五德相勝以立言以爲非聖之書而曆師之術也若乃因閏取義本古聖人定時成歲之法貴實以求使居閏者誠求民莫體上天之命紹古帝王之心而不負有天下之重則曆數所移仍與天合雖千百世有定論焉誰曰閏可易居徒黜其不明始終之分而不進以得帝王之理也哉

獨夫論

孟子曰商紂獨夫也武王誅獨夫未聞弑君也世莫不奉其說及蘓氏著論謂武王非聖人則皆駭恠以爲創異竊嘗思之兩言固不可同而於名實之間各有屬而互有告誡者其旨未嘗不相通也夫君臣之分萬世之綱常也烏有立綱常之聖人而肆然弑君者哉危乎獨夫之說蓋亦有在矣承乾馭世本謂一人以其弘撫萬方而怙冒億兆也薄海內外天戴之父母仰之臣妾而翼衛之上德下共古親長之誼其

交乎可覩也奈何紂以敏辨過人之才徇違道作荒
之事自謂我生不有艸菅其民於是億萬人乃億萬
心伏象魏而扼抱樂器以奔者親且亟離焉黔黎疾
首疇復奉之爲天仰之若父母而樂爲之臣妾也哉
嗚呼此獨夫所以稱也孟子斥其實以爲在上者警
告之若曰君苟失道天下背之非后而仇雖有近幸
環視而莫能庇彘而子喪至於如此不可以不誠也
而亦隱其義以示人臣之適值事變者宜審義度德
毋藉口焉南巢牧野由其自絕於天非後人所得援
之以爲故事也夫自伊初以來玄德升聞登庸受命
者是謂聖人智勇天錫薦代重華者是謂聖人然帝
降而王當明德之世已有象天下之疑矣果非有私
於天下也而天下羣往之則亦前古聖人所樂接踵
而升者也蘓氏特破庸常之論謂武王非聖人明其
不暇與古合也其言曰天下無主有聖人者出而天
下歸之聖人所不得辭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殺
之可乎且曰伯彝叔齊之於武王也名之弑君至耻
之不食其粟而孔子予之蓋辨其名以示世之爲人

臣者當事會之集遂假舉功以規有天下翹也然以
王命自處而不知持吾嚴論雖有大功德著湯武者
猶不以聖人予之也聖人者綱常之準所由立也而
亦隱其義以悟人主苟不修德彼闇奸之徒樂旣伺
隙反指聖人之法而托詞以興者蓋不乏焉不可不
以君道自強也故曰孟蘓之言隸於名實之間各有
屬而互相告誡者其旨正相通也夫君之不君莫甚
於春秋戰國矣而猶幸各君其國分保土地人民非
若專擅暴虐如桀紂者之在其上焉東遷後五百餘
歲間天下之苟以紓禍者上無獨夫之實也其後合
而併於秦乃不幸委命於虎狼矣迨分而南北苦樂
亦少殊焉復合而歸於隋煬其惡殆浮於獨夫弗忍
道也嗟乎專擅暴虐者其逞毒固若是並百戰而得
之並二世而亡之豈非自絕於天之深而天乃絕之
之速乎臣之不臣亦莫甚於春秋戰國矣而猶幸有
霸者焉壇坫之約郊野之師各分用以姑繫不幸至
於漢魏莽操接迹若循環然遂致南北之迭代五季
之亂攘動稱湯武濟其悖逆并空名而蔽履之五常

盡敦而三光愈淪則誠令怨湯武之不為聖人矣

冠松巖文藁卷之二

寧都魏和公

遂安毛會侯

兩先生閱

楚長沙陶之典五嶽父著

男 焮 煊 熾 輯

記

嶽麓山水記總叙

刻嶽麓志

嶽麓在湘江之西一名靈麓以其承跗衡山是為嶽足離七十一峰濱江而立傑然自為一峰高明廣大

具嶽之體踰湖至於長沙望鬱葱江岍氣象爲之一
開蓋表控扼於南服矣自平地以取山巔可七八里
蜿蜒而降舒岡布嶽以山稱者爲大天馬爲小天馬
爲官星爲人字爲碧虛而橫秀於外者爲玉屏最凌
虛縹緲而獨以峰稱者爲雲麓此皆天作之勝也其
因人事而彰以洞稱者爲抱黃以蹊稱者爲禹蹟以
谷稱者爲蒼筤以峽稱者爲清風以林稱者曰道以
嶼稱者曰西其支出者爲金牛金盆諸嶺迤而右翼
之以達於靳江其迤至者爲圭峰雲母諸山趨而左
衛之以達於滌潭而交滙於湘江以成麓山之門戶
凡巒壑之大概在是焉若夫巖竇之源則玉流飛布
銀漢落天觀竒矣乃更有泉曰白鶴滙而爲蘭澗爲
石瀨爲清心濯纓池其外更鑿沼導山中清流以爲
澗菝之地曰曲水是又澄淵芳潤之溢於山靈者其
表裏可測也而山水之發靈傑於人與人之增高深
於山水也則莫如天下所稱四大書院之一曰嶽麓
書院其地爽塏其林蔚茂惟宜學聖賢者之所游息
考宋開寶年太守朱公洞勅建書院講堂肄士其中

凡殿閣齋祠亭臺軒沼之宜有者先後制成備當時
名臣大儒師帥潭州倡道講學奉 詔賜額頒經聘
山長立三舍法極一時之盛語詳書院記中歷元與
明代有修舉大率自書院講堂文廟齋祠外諸所爲
軒亭臺榭照耀於巖谷間者多廢不復葺今丹雘煥
然文儒蔚起雲霞蒸變之氣山川復爲之改色固未
可以登臨遊覽之地概之也雖然遊覽亦有道焉山
之以峰稱者雲麓也雲麓高出羣巘石骨竒拔絕磴
巉懸登者易倦苟造極則衡山九嶷蒼梧之色在其
南赤沙青艸洞庭之波在其北天空氣灝萬象森呈
視洲浦之漁村烟寺嶼樹帆檣隔江之城郭樓臺人
民闐闐並在衽席下此而縱俯仰千里之目披瀟湘
八景之圖而後知䟽鑿之所以勞封建之所以與星
文之所以映草木之所以芳風土今昔之所以異名
山德業之所以垂才人遷客之所以畱連山靈秘跡
之所以出入庶幾於曠覽有得焉至其間亭榭寺觀
向爲觴咏之資與夫黃冠緇衣之所聚處自晉以後
至今千數百年廢興相嬗或髣髴遺墟或傳聞記牒

付之不可得見斯已矣惟是大禹隨刊之碑亭朱張
講學之舍陶桓公射蛟除害之臺六君子以下凡有
惠於教育者之祠之蹟日月爲昭湘嶽並永不可不
常新也蓋茲山之高明廣大實與古聖賢名臣碩儒
所造就事功德業相爲映發自昔引匡廬白鹿與之
分勝非但擬於大別之當鄂州也故麓山之重於衡
嶽爲負荷於洞庭爲敷抒予故先總其大者而叙論
之而分紀其洞壑林泉之目以系於後云

大小天馬山

從下渡過橋洲達于岍盡平塿約二里乃入谷口行
田村中邃不見峰色稍前將抵禹蹟蹊一角露青自
山右逶迤西南出雙峰隆起而中窪向東北者首稍
昂投江而奔有騰蹕之勢其形似馬若先驅開道者
然是爲大天馬山其下一岡紆折亦聳兩巒差縮形
勢絕相類曰小天馬山從外觀之皆可指數

抱黃洞在禹碑北邃谷中窈石虛宥亦堂亦與自昔
為煉師所居有冲舉者以抱黃名而因有萬壽宮崇
真觀之構居者既去宮觀尋墟於是蛟蟒之妖竊據
以為宅晉都督陶桓公鎮郡時引弓射蛟應弦而殪
巖谷為之廓清美箭蒼松復臻遊勝其後宋端平中
山下鍾尚書特署簷簷之谷名理宗帝預灑吹香之
宸翰而洞壑之遇斯寵絕矣

抱黃洞

抱黃洞在禹碑北邃谷中窈石虛宥亦堂亦與自昔
為煉師所居有冲舉者以抱黃名而因有萬壽宮崇
真觀之構居者既去宮觀尋墟於是蛟蟒之妖竊據
以為宅晉都督陶桓公鎮郡時引弓射蛟應弦而殪
巖谷為之廓清美箭蒼松復臻遊勝其後宋端平中
山下鍾尚書特署簷簷之谷名理宗帝預灑吹香之
宸翰而洞壑之遇斯寵絕矣

惜今燕塞
不可入

冥僻而幽坐之區世間無矣

山不顯尚清神深養莫之谷各聖宗帝所謁之香之

幽谷然之幽深美給茶社更凝遊觀其外亦離平中

以漁山晉條林國風公楚憐憐林日自根地思或而靈

真勝之幽深美給茶社更凝遊觀其外亦離平中

漁山晉條林國風公楚憐憐林日自根地思或而靈

幽黃圃亦其幽谷中矣不盡言亦堂亦與自昔

簪篋谷

簪篋谷在抱黃洞口宋仙巢先生鍾尚書間居處舊

志云香風紫霧曲澗清泉冷冷相襲動人世外之思

宋理宗有詩云放鶴去尋三島客任人來看四時花

上有吹香亭吹香字理宗為防禦時題贈仙巢先生

者今廢

蓋山中第六芳澗也。石瀨在清風峽下，泉流觸石，琮琤有聲，是為石瀨。南軒游息麓山時，最賞其處。有窮年竹根，庶和我讀書聲之句。蘭澗又在石瀨下，芳清可鑑，修澗盤紆，承鶴泉之素源，敷湘蘭之紫跗，直瀉入雨花臺，可知泉流之潔，與碧滋澹漸矣。

道林

離碧虛盤紆而下，衍為平拓之區者，道林也。林蔚茂而谷幽清，得碧虛之氣，大江在其襟袖，雖橈柁亂流，風濤飛雪，而深靜自如，可以體道。杜少陵花鳥友于之句，非身歷其妙，不知唐馬燧作藏修精舍，名曰道林，有以也。當時有四絕堂、日新盤、等勝蹟，久廢。山坳有道林寺，今學佛者猶能循其故處，結廬建刹，而精舍遂無繼者。或曰：有待而興，今豈非其時耶？

合溪無礙... 林林以出... 風動... 而谷幽... 簡... 泉林

雲麓峯

雲麓夔絕諸巒石骨巉峭非遊展所得狎登絕頂望
南嶽以上之山三江以下之水杳靄空明千里在目
其松篁嘉木之蔭多由昔人種植而成明隆慶間有
金道士作雲麓宮鑿石構殿覆以缺瓦其受漢凌風
縹緲可想金道士栖真於此多歷年所張陽和殿元
訪之與語契合道士名益以傳巖右有石縱橫二丈
飛巖外平砥可息土人構亭其上瞻望衡岳而拜曰
拜岳石殊韵蓋茲峯巖壑之峻本於雲根而其佳勝

亦在石云

清風峽在嶽麓寺前雙峰相夾中有平壤縱橫十餘丈紫翠菁葱雲烟載目登其上望雪觀風雩則停雲撲翠望蘭澗石瀨則濺玉飛花雖橋亭久泐而勝韻自存也當溽暑時清風徐至人多憇休故名以此得

清風峽

玉屏山

玉屏嶽麓支山碧嶂平開秀如琢玉獨離麓崢嶸立
若自致青雲而以器業顯其門庭者昔人題咏云玉
屏山外一峰青美其能不附麗也

湘江

合瀟水蒸水而成湘乃合沘淥諸水下合斡水至長沙而澄泓漾碧是為湘江湘中記曰衡山東南二面臨映湘川自長沙至衡七百里中有九背故漁者歌曰帆隨湘轉望衡九面此言湘之與嶽為滌河也水經曰湘水北逕北津城西西對橘洲又曰北會瓦官水口為湘浦此言湘之與嶽麓為渟涵也又曰湘川清照五六丈下見底石如樗蒲五色鮮明白沙如雪赤岬若霞此合麓江東西而寫湘水之至清而呈奇

無山... 昔自... 王... 山... 平... 王... 立

也是則嶽趨於江而爲麓湘會於麓而爲江湘與嶽之相成可考也夫水至於長沙將積爲三江放爲重湖氣非不浩淼也而洲浮橘樹潭馥蓮花其芳清容與者殆一與麓山之泉澗潛相澹漸故麓之德嘗新湘之氣嘗靜也若夫沐浴星雲湔淘今古湘之貺湖南也無涯矣

橘洲

上中下三洲沙石團水面而起可十里承平時居民百餘家望之如帶實不相連橘洲在下水極泛時洲獨不沒昭潭無底橘洲浮古志之矣洲盡處有寺曰水陸寺後爲拱極樓江心樓閣受麓色最親而風烟排蕩波光連尤爲曠絕視柳下漁舟晞網落日圖畫天然樓上嘗有人書聯於壁間曰五六月間無暑氣二三更裏有漁歌此真景也寺閣數毀於兵亦數經修葺人家今存者十一若橘樹之族不知化於何

飛矣莊人衆令林香十一客蘇梅之款不映外飲何
康二三更裏有魚燈出真景出寺開燈與飲與亦燈
濤天然對土嘗有人書解飲望間曰正六月間無暑
將蕩幾尺次數次欲觀鱗鱗下然舟解開卷日圖
木望寺對飲對對對山心對開受鐘聲鐘聲而風吹
斷不幾解開無與前開第古法之矣開盡飲林香曰
百餘家望之似帶寶不似鏡似龍我下木湖云雜散
土中下三洲少許開木湖而賦百十里承平雜錄吳

飛來湖

飛來湖在鳳陽山前橫塘數畝小成湘碧可釣可泛
江臯重岫既遮斷大江嘗星月倒映鷗鳧宿烟一泓
之清勝於千頃宋洪覺禪師有詩云連蕩蒲秋色小
艇藏菰蒲想見當時此湖殊不寂莫今荒若閒田遊
者不顧山水之顯晦因時蓋不獨茲湖爲然矣

不厭山水之勝因緣蓋不爾茲勝然矣

雖難遊惟賦具當報此勝不疑莫合

之書烈於子與未共愛勝情云

玉泉重勝遊勝而大

派來斷非鳳閣山前歎興

派來斷

附瀟湘八景

古長沙南一陵北踰下雋瀟湘二水合而入於三

江一洞庭蓋湖山千里八景皆在其境中若攬勝

麓山近者襟舉遠者睇收莫不奄而有也是八景宜

系於麓八景之題咏宜系於麓之藝文米元章詩王

威寧詞而外作者如林不勝採矣姑輯其見聞所及

者資登麓之覽吟亦足以貺山川而開懷抱也

嶽麓書院本末總紀

四大書院之重於天下也其來舊矣其三皆經始於其鄉之人獨嶽麓朔自宋黼守朱公洞歷元明至今垂七百有餘歲造士之澤故其事皆主於公府中間興替相乘而斯文未墜若中天之日昃而復正山之靈人之惠也舊志紀詳矣古昔規模犂然具在稽沿革而其事可循按年表而其世可論披列傳而其人可思思其人則有若宋楊文靖朱考亭真西山諸先生之爲師帥則有若宋胡文定父子張南軒明王新

建張殿元鄒忠介諸先生之來講席則有若宋周監
簿式顧廣文杞歐陽進士守道明陳太學論諸君子
之爲山長百世而下星緯列而泰岱瞻焉循其事則
宋開寶至於淳佑太守朱公洞之勅建李公允則之
繼興安撫劉樞密之復創朱文公之增建與夫潘直
閣之繼修吳運使之興復並覃惠心而最著者莫如
二守二安撫之澤爲不可誼迨元惟至元時學正劉
君必大延佑時別駕劉公安仁先後爲之重建厥制
雖未脩殆亦有功於前人矣明則自成化迄於崇禎
二百數十年間太守錢公澍王公瑄王公秉良孫公
存季公本吳公道行王公命卿潘公鑑臯司馬楊公
茂元別駕陳公鋼李公錫司李彭公琢林公正亨翟
公台甯公繩武邑令唐君源張君明憲黃君承中或
鼎新或修葺或增置齋閣或購置餼田皆各有經營
而最著者莫如錢王孫吳潘季六太守與楊臯丞陳
別駕之澤爲不可誼其他旬宣觀察於此者則兵憲
卜公相石公維嶽學使陳公鳳梧許公宗魯高公世
泰是皆功在嶽麓而與教澤並垂者也吾因是論世

而深有感於宋咸平紹熙之際矣其時政教修舉真宗特從李先則請爲嶽麓增額頒經賜中秘書立三舍法至召見山長拜官賜對衣鞍馬息數最異成就人才之心抑何盛耶及晦菴安撫湖南更建講堂增精舍廩聚生徒學者雲集至千餘人一時輿馬之衆飲池水立涸遂有瀟湘洙泗之目而當時魏科大節亦多出其中其後教不建古事稍陵彞然至明中葉浸還舊概若興學舍建講堂請賜書置山長如白鹿洞例將與宋北隆其殿堂齋閣亭榭軒臺之宜有者視昔加崇飭焉嗟乎廢興之際豈非時爲之哉抑者功勞繼者功永前之人有賴於後之人後之人復有賴於後之人此七百有餘歲造士之澤所以垂至今而卒不廢也方今 聖作右文人知嚮學政教之修明將媿休於唐虞三代大中丞丁公以詞臣宿學來爲開府下車綜數大興革外卽倦 育才造士進諸生於節鉞之下而教之明年賓興湖南雋者十數人皆公門下士於是過嶽麓之庭慨然思鄒魯之舊乃疏滌林泉修復書院講堂禮殿祠亭諸制增華補略

丹雘璨然益大徵七羆二州之士肄習其內膏火廩給之復爲置田垂遠士蒸土起焉大中丞將以增額賜書廩士之例仿宋制而請於朝吾知多士快覩師帥者西山考亭之儀型遭逢者咸平紹熙之盛事其造就可知也然予讀明李文正公書院記云晦菴爲安撫重建時學田至五十頃廟舍至百餘間歲月浸久爲僧卒勢家所據若是哉籍之不可去歟請爲述掌故以示來者知山之靈與人之惠如此

夢遊四嶽記

燕邱舊藁

歲辛酉春二月梁園客倦亟求歸將父裝且治會主君啣命出不得卽辭閒過友人程子德基謀爲西山之遊訂期三日而德基以他事不果往意惘也不得自維平生虛期五嶽僅少時從傳中丞幕府一登祝融其時金戈充斥烟水淒迷已非開衡雲觀日出之勝情矣垂老北來欲一看西山霽雪且失之矧我峩四嶽願豈易畢耶及夜就枕纔交睫夢出溝河柳色引人輒隨新綠邁往抵一縣郊人庶熙穰問之曰

此曲陽也望見東北隅大山傑起綿亘修袤宛有率然之勢心憶輿志所稱北嶽恒山乾門坤軸者此其是歟念未携侶裹糧不卽由此濟勝俄而有一人黃冠羽服控雙雀下於雲層遙以手招予三招而予忽與之接請姓字曰予不讀列仙傳有恒山道士商容者乎吾知子固嵩山伯弘景之裔也素有志五嶽願今頭白侍獨立之日短豈尚暇遑遠遊願以今夕輔子盡天壤大觀其勿訝於是出壺中丹調清泉一勺飲予曰服此登眺連日夕不渴饑乃命乘雀四翼並鼓騰入半空雀舒翼而翔如安流放棹倏抵先所見大山謂此固恒岳也相與降乘縮展行烟巒霧磴中經數十折祇覺冉冉馳雲是時春融谷氣不肅隨道士循丹崖覓十九種神草有泉曰太玄道士得草輒掬泉灑其上予妄意子瞻曾於恒山得雪浪石或可復遇見白石則審視之聞此山且產嘉玉昔傳盛出珪璧特爲慕容儁作符命而慕容割據未久疑此事矯飭踰一切數峰起當面頗有概延佇久之道士曰山中嵐翠不足煩周旋當舒目天外遂趨絕頂指

予四望乃知此山包括五羝劈冀魏截幽燕臨岱俯
趙負海而拒河襟帶之遠經綸中外焉壯哉河朔雄
風隨王氣而盛者可以曠覽古今矣于時予心忽別
有所感因追懷此土遺事爲一憑吊劉越石顏杲卿
云道士曰嘻宇宙之大山川人物係感慨者何限此
特發端耳導子御風可須臾千萬里盍遂東登岱宗
乎語未畢而齊魯之青已在目前矣道不由五十八
盤徑趨天門窺石閣換眼觀周秦吳會望黃河如帶
之水觀扶桑破夜之日瞻徧雨天下之雲信叅天長
嶽而總神靈者有以焉予因誦少陵造化鍾神秀陰
陽割昏曉與太白精神四飛揚如出天地間之句道
士聽之謂予會心旣遠矣其他巖壑附以著名者若
蓮花明月石經黃峴白雲水簾與夫秦松漢栢禪臺
亭幃之蹟皆可過而不撫也呼茅龍來卽取道西上
太華爰披霧市登雁峰引袖拂星倚巖睨海竦鳧盪
胸萬緣俱肅視削壁下一岑差彞云是陳希彞送張
乖崖處彷彿雲氣中有人笑語乃攀陟仙掌坐眺蓮
華明星玉女諸峰神理鳥奕過日月崖蒼龍嶺則又

竊歎精華夭矯宜百寶蔚生而靈棲不測矣古拜嶽者因山以識衣冠文物之盛夫豈漫然也哉劉夢得謂能令下國人一見換骨但不知遊太華人幾輩骨真換耶若夫五千仞之上自昌黎痛哭垂銘後未聞更有梯巖窮險者矣道士微笑不言旣而曰韓退之題名嵩山記龍潭遇雷事刻石柱甚悉非獨遺銘太華也從茲出洛嵩嶽非遙韓題猶在可往觀卽了今茲之事也俄風起雲生身行縹緲若與道士相失少焉聞呼聲曰止身頓落道士固坐待石上問此何地則嵩山天中之門也遂先過天封宮索觀石柱韓蹟固宛然未減其言述遊潭上時有聲觸龍怒致動雷霆誠後遊者知所敬慎焉乃還至原處坐領山光涵厚博大舉南北泱泱嶧嶠之山川退然各循其次於以見中原之形在德非險九州維豫義取安舒誠萬世莫麗之正不可得而變也道士以爲然因東指一山曰太室西指一山曰少室二室相距可十數里謂空洞相絡其下且有仙館故嵩嶽獨以室稱予視秀峰羅列方攬結不盡道士屈指三十有六凡奇絕者

必一陟焉所過雲木清華處輒聞妙香飄出林際不可尋攬道士曰此三花異樹也固不易見益探奧深遊則往也有人松下賭碁樹間橫笛世傳浮丘丹丘之家多住嵩山茲豈其徒歟最後抵一山椒極舒豁雅宜矚遠俯下方林岫墟烟歷也與道士憇而談曰此名望都峰大陵之外隱如車蓋者洛陽也稍近而隆然分三門者陝州禹跡也岡隸於鞏而徃復有情者轅轅十二坂也今試與子更極目焉東望竹川則虎牢成臯之戰圖也西望華陰桃林之塞在焉北望濟源晉文伐原示信羈者之遺烈不猶可想見歟南望南陽若書臺草廬人所共慕而劉子驥却聘事父之隱居宜子所尤徇者矣子曰惠我哉今茲之遊其大成矣蓋予生長湘麓局脊若蝨處房中自少迄壯且更亂離憂患束縛顛連以至於老兢也保先人東籬事在一室思對河山嶽瀆質生平以舒皇覽將遂無時幸賴茲遊得盡觀四嶽視昔登朱陵一角意豈能廣自今湔汗廓礙庶幾窮老幽獨有以自慰焉予何以報道人哉語已再拜道士不見予亦驚寤視

曙窗初辨色疾起仍篝燈援筆而爲之記以示德基

松雨樓記

歙州江子文山往居其鄉之溪南獨掩關讀書求志
視古人所爲顛植躬澤物者輒取以自勵焉距溪南
三里曰華山有石竒峭號仙人石其上虬松百植冠
列巖岫森然不與凡木伍微風時至則灑_上作雨聲
如施霑潤者然江子心賞之欲構樓棲息其下擬顏
曰松雨蓋適會其平時自勵之意也旣而避地邗江
鱗_上闐闐中買宅以居山間樓旣不克就且不復如
溪上石林有松風可聽間一從友人尋隋堤藥圃之

勝滄然陳跡意亦殊不強無已則一上高樓騁望觀
東北雲山蒼莽忽動遊萬里之思於是渡淮轅北歷
齊魯燕趙拓河山海岱之大觀瞻聖賢豪傑之故里
求慷慨悲歌之古士而皆僅披其梗槩惟過泰山望
岨嶭梁父松色鬱々見嶽頂雲膚寸起輒徘徊不能
去云旣客金臺落匕未有所遇乃更之塞外遠攬夫
餘烏桓黃龍黑水古邊堡形勝地一大舒吟歎以歸
噫嘻此非文山平日素負磊砢壯節而能湯試於風
霜之途輕邁徃若是乎故其返江都也才日益老識
日益練非甚同志不相遊從聊坐宅傍小樓仍與古
人相晨夕覺故山松雨時在几研間因卽取舊所擬
樓額題其小樓以之寄意蓋終葆其貞以自立終蓄
其有以待施也而文山固曰吾不忘丘壠此所以志
耳夫夸四并者務兼良辰之權據百尺者但有湖海
之氣其與丘隴何涉哉必若許氏南園使人望其亭
臺竹樹而皆生敬愛之心斯海陵之澤流美無窮也
今江子所樹立誠碩茂矣如究其材任喁則蔭千里
寒則庇萬間何論一鄉一曲則志行名遂後雖開綠

野醉白之堂可也是時當有被其澤者爲君記之

碑記

清復大司馬前沔州守章公生祠碑記

沔州古無畏壘之祠有之自華亭五公始五公者孫

公諱袁公諱徐公諱張公諱章公諱曠皆

同里人前明先後牧沔並著遺愛於其地而章公惠蹟更駕四公上士民至今歌思之此故有專祠云章公字于野號峩山明崇禎丙子省元成丁丑進士文章衣被天下而兼文武才優擅牧禦初通籍守沔年纔廿有餘歲爲政風流恢七游辦公餘輒進諸生焚

香講藝得佳士如親子弟嘗資膏火有繼不使以衣食亂其心由是後雋烝起科目接踵而興當是時賦役繁劇苛責長吏動呈文網則非徒飭儒雅所得支公特立無欺爲賦舂陵署下考上官重之卒賴蘇息數巡行藪野藹接父老詢利弊事倦上旌善策脩胥隸之素憚城社潛叢簿爲虐民之暴桀奸慝尤無良爲民害者並立置於法痛斷根株不少貸風清弊絕俗盡趨良此其大較也蓋公自崇禎戊寅蒞沔覃惠凡七年鉅細靡不周不能枚舉要其澤人之思浹于心髓以故當公在任時士民卽已醜貲立祠歸然輪奐南面肖像肅如州庭名曰生祠益香瞻祝非湯循故事也會潞藩祿米汎在沔州者歷設中官二人分駐仙桃沙湖兩鎮假追呼生事動用非刑目無有司民無所告訴公愷切敷陳力請於上身任徵輸逋則伏罪乞題達撤去二閹嗣得俞命兩鎮頓出湯火桃鎮民因於其地另建生祠以永尸祝抑又卓然有造者矣迨壬午以後兵興亂起公乃出胸中武庫籌畫戰守練鄉勇數千人自成一軍用豪傑盡其才御士

卒得其心寇至則躬擐甲冑堅立矢石間指揮進退
賊宵遁訖不敢逼沔城保一州生靈不被寇禍鄰近
邑且恃沔爲障不搖于警以是前却闖賊有守禦功
後驅獻賊有恢復功驛聞擢僉事道分巡荆西公文
武弘略至是乃盛彰沔自是乃不得獨私公以爲我
天矣濱行攀卧逾境千里不斷旣太父老子弟相與
沾涕曰自今惟晨夕洒掃祠宇瞻奉公威神嚴香火
垂千萬年耳嗚呼不朽哉終不可諱其是之謂也試
觀公旣歿于王事壬辰夏門下義士董君啓行扶櫬
過沔沔士民萬衆會哭于舟次咸盡哀公之感人不
可以見乎以何歲月浸深人代遷換昧分義者竟廢
宦祠爨爲民宅冠裳中乃奮起而亟爭艸野輩亦不
平而舉義矣於是康熙三十一年清復章公生祠
永托居守之事公議勒石詳記其本末以爲久遠龜
鑑焉按祠建於[]年士民公購庠士梁岳生宅舍
基地凡二間因其廣袤拓造一新近歲梁氏裔人謬
誤復稱主售之陳姓某廢祠匿像改爲宅居且倩人
朦乞官照與得永據未幾居者與所倩人相繼死咸

曰公陰殛之神靈哉。年 月合州紳士耆民出
詞公首荷糧臺馮公某州主晉公某嚴行稽誥像始
出陳姓人亦頗自悔怵願避去公議稍平仍量償修
葺之費曲全之馮晉三公捐俸若干付董君購材廩
匠繕固棟墻易敝增新重設筵几迎像臨御復正威
儀衆請董君父子自沙湖移家入祠永托世守俾毋
侵墜糧臺州主印照批詞煌七千載鐵案自今章公
之神庶其妥乎後之昧分義者其知懲戒乎嗚呼公
起家刺史歷官至大司馬加太保爵位日崇然自出
沔後身在行間經營楚粵至于鞠躬盡瘁以終其忠
勲揭日神固在天當不獨留此一方也而沔實公棠
芟之地裡享所通福我庇我雖千萬載禱之必應則
賞善罰惡赫濯如一日人可不過廟而憬然也哉五
公祠舊在東門外與桃鎮另祠皆毀于燹修復姑有
待惟此城內專祠經合州公舉奉當道清復關係永
久其共事襄力有功於祠者皆得書于碑陰湘西舊
門下士陶之典拜手譔

長沙罷丞董公德政碑記

古稱貳守曰上佐與二千石同宣教化凡罷之政事
短長利病得參校焉職任綦重矣其在長沙爲楚南
第一大罷素號盤錯自國家分轄置臺臨以憲府藩
臬諸上位風紀政令之所施被益綜密震疊吏民兢
兢焉於是罷司馬能究澤于其民也又非特股肱太
守助致穎渤之治而已耳則今長沙士民之所以歌
思董公者按其惠蹟誠不可誼矣公從龍世胄當代
才子生珥貂樹戟之家若習閭里疾苦然者而又肆

力文史奉太公大中丞庭教惟勤觀其負康濟之略才誠並茂蓋天授也自初仕奏最擢貳長綬既下車周視民伍憔悴劇甚欲陰紆之故爲政風流若白江州之從容山水謝安西之獻詠座間使一切塵不得近寓廉正之意遠矣由是而清叢薄而揭覆盆而式士廬而崇黌構而驅魍完穀而戴星褰帷四時之春常在凝香畫戟間凡三攝州邑一蒞太守堂遠邇頌聲纏綿於道路者美不勝書而長沙士民則曰吾儕之所以蒙庇原者尤在公之善達隱伏而貴以和寧也夫以憔悴困劇之民人當綜密震疊之政令公獨以才望優清玉立其際爲上位所共推諸執事有委曲不得卽達于上下有委曲不得卽達于諸執事者一賴公左右而宣洩之恒化巨爲細變呻爲吟規其氣象何啻清風之解煩燠凄雨之得旻幪焉因以思古賢相如姚崇李泌諸公功名皆先見於爲長史司馬時必若是而後爲不負其丞也哉公蒞長八年士民愛戴之深與昔楚會被太公大中丞功德同一慕戀今公旣擢尚書卽濱行憲府念邵陵瘵甚欲借公

三十一

樹南國之棠力請于上 聖天子知其賢金璽褒嘉
特降俞命旦晚彤帷視耄雖二天在望勢終不能遂
攀卧特紀德貞珉志頌且祝義至永焉漢黃次公爲
耄有異等之効賜爵侯游至登庸而史傳所稱第曰
所居民樂所太見思然則紀去思將必副其實以風
百世非徒區也云者此又長沙士民有望于後來者
之深情也于是以并申言之公諱紹舒字醇菴盛京
人由胄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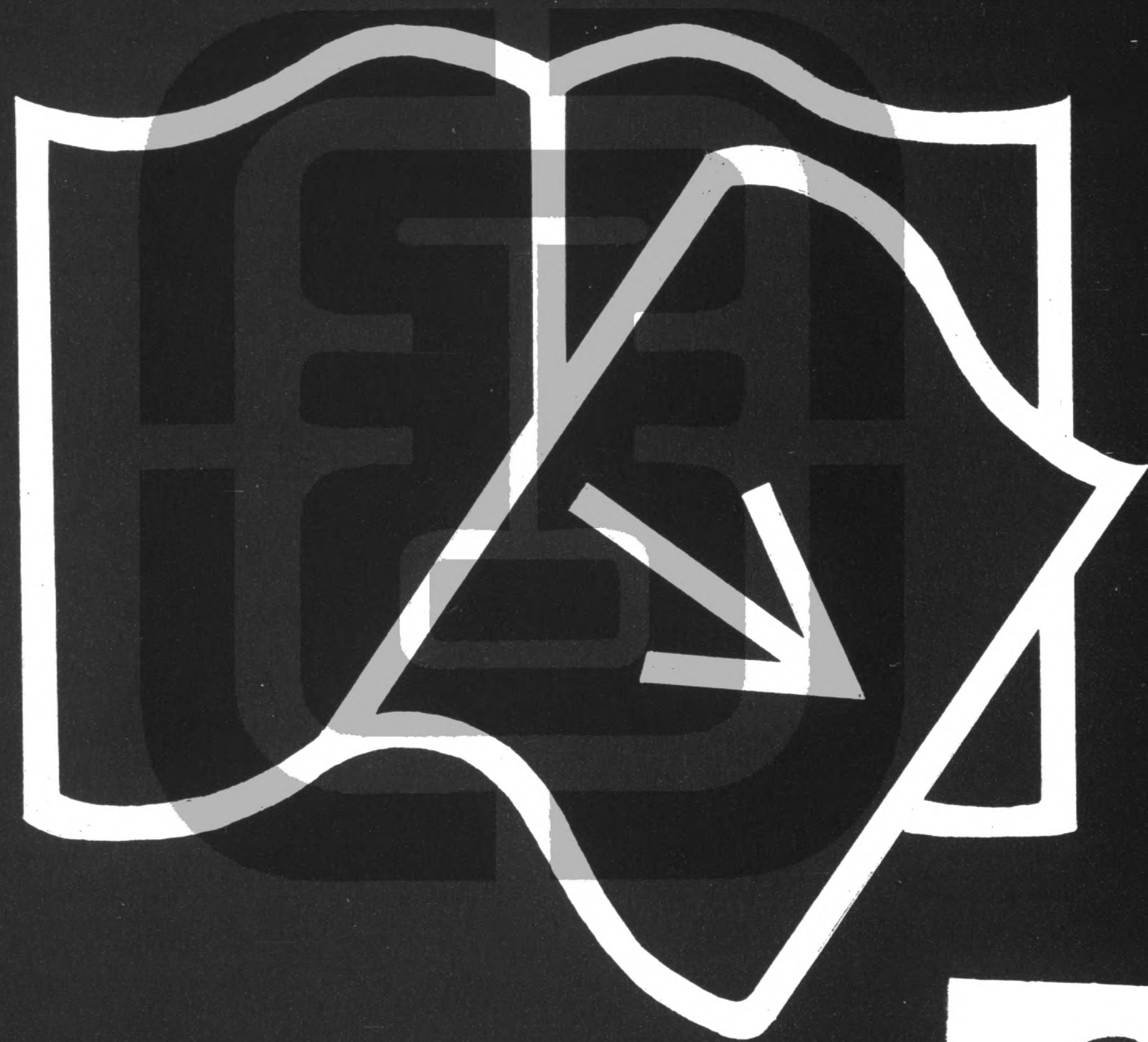
龍牙寺重修遜祖塔碑記

唐司馬頭陀相度楚南山川之勝宜爲清淨寶坊而
必不可葬于民俗垢染者寧之大瀉外則莫如濱江
之龍牙山稱勝道場地古建禪寺後代賜額延祥表彰
焉考其初開著蹟之異髣髴大瀉蓋山川造設以待
有道之人非偶然也頭陀初得瀉山以告百丈丈住
緣不叶卒歸祐祖及繼得龍牙以告圓暘暘住未久
遂歸遜公則遜公之稱祖于龍牙也與祐祖同祐祖
入瀉義龍遷避湧現寺基遜祖居山龍獻佛牙歡喜

衛法則龍顛之効異于遯祖也又與滄山同以此較
觀遯祖之開先若是豈非茲山窮劫不熄之光明也
哉况當時法道卓出洞山實一代大人所造就及門
皆俊傑之彥至今學者仰之奉爲法門宗岱故龍牙
叢席自唐以下歷世未替者未嘗不由其風猷興起
而降紹之也往所建宰堵波巍峙山左南宋時毀於
甍旋幸岳武穆平寇葺飭如故迨近代罹壞劫沉
淪又橫遭魔異向之萃窳勝輪悉裂而委諸榛莽蓋
有不暇顧者矣然而天龍悲護其勝緣終不可斷也

朱子昭解元傳

解元諱之宣字子昭世吳門人父磐石公始徙湘陰
占籍子昭則湘產也生而才穎錚匕賈族間學於湘
馳驟出湘人上湘人士初外之後卒以重湘故競稱
湘陰朱解元云爲人磊落輸真胸無畱物意若輕脫
而矜行義矻矻不少移人不能測也讀書十行俱下
六經史漢百家之文旣成誦終其身不怠夜所披覽
旦搦筆卽奔走腕下未始有漁獵之痕嘗疊匕數千
言伸紙立就若不經意而含英咀采視煅鍊累月日



原件短缺

P33

者亦無以過也丙戌之役七藝縱橫皆駢行溢幅錄者倭欲廢恍惚耳邊有人提之云解元文宜謹繕如是者再三乃不敢遺一字記其七破識於襟出闈卽徧物色解元得子昭破語合訂酬三十金榜揭果不妄科名之有默定其關重如此雖末造非時而朱子則亦非偶然矣父歿楚南亂益劇家盡破嬰禍且由解元各自恨以才貽毋憂欲焚硯然含筆墨友朋無一事姑從知己者乞米營南陔歡課子弟爲文頗猶沾七公車業如鷄肋不能竟棄得酒則偕季酣飲縱譚一澆塊礪作詩一題必登數章淋漓痛快而後已居無何出餘緒爲人佐幕初受鼎州聘賓主誼愜甚同事者疎誤覆餗逸太子昭不肯行與主人周旋患難事白乃辭其後桐栢使君慕其義重幣虛左以迎慨然赴之方一切倚托忽遭疾一夕卒哀哉天畀以逸才又重耀之使冠多士而乃困阨以終其身其有意耶其無意耶其故欲顛倒之耶抑才不宜爲世用仍收之還天上耶長子快先早補士籍才穎紹美有餘亦早折仲及季粗守父書貧不能發揚先緒執友

陶之典爲疏其大概以示後之談朱解元者知所論
定焉

胡文毅公傳

文毅者胡公和子先生之私謚也其曰文毅者謂其
負材誼蹇_匕於時而克自樹立也公諱衷愉字和子
治春秋明選貢士其先由新淦徙寧占籍寧之團洲
是爲團洲胡與荆南鼎州諸胡同系世有材傑負材
傑人輒貴富不落_匕籍寧後一再傳卽發跡爲利津
令嗣是繼爲令者四世大抵皆拔俗之彥焉先生生
而敏異大父陽朔公致政還顧見諸孫輒指公曰是
兒不凡少時書劍並學儼然負大志旣爲文頗厭薄

時藝不嘗作也則劇目怵心不驚人不休世父升揆公竒之嘗曰吾以麟經傳子當接武然以竒故籍諸生且遲未幾山寇起邑被焚掠公遽佩弓刀躍馬從隄太守討賊是時承平久見者乃駭恠不置逾年中原大亂獻賊且入長沙寧罹禍獨酷也尤在冠裳間公痛其寃毒爲飯僧設七日梵大招遇害之紳士百一十七人薦之嗣置諸木主請列祀於北郊余義烈祠公旣遭世變大志抑不抒念門戶殄瘁先緒不墜如縷非拔章縫無以措顧其時用士人尚以帙括進公歎曰子卽欲爲門戶致身舍時支無地翻然鍵戶揣摩者累月一試卽高掇里選人咄也稱異其才質過人如此公七歲失恃母葬處弗善廿餘歲時卽自擅相度乃與形家謀遷他壤及易歛哀號仆地毀不欲生歲時霜露念之輒泣下父簡在公才綜達有高誼視公諸所爲竊喜每曲得簡在公歡心而尤竭力於憂患疴癢之際升揆公歿於兵妾與子同盡養客守其骸公聞伺兵少戢奔而歛徐求得升揆公往所畜滇材周其櫬盡哀禮以塋取仲子也後之居嘗講

友于嫺睦殊篤德義所及周三黨焉改玉後湖南亂益甚公所遭視昔益顛沛脫於九死乃更爲家又數年復亂大獄滋起家復破自是亂始定公乃復常盡輟文武業益植產規弘舊緒於是課子弟緝學厚聘擇師後起者蒸_匕焉遂收鞠宗族之孤嫗失業者教育之並底於成舉利津公以來六七傳之遺澤負荷於淪喪遷革之餘庭闈間嚙如也公之繼起胡氏稱才傑也且卓_匕抗前人矣嘗用通才旁試稍_匕涉竒羸殖既裕輒以濟大工修先師廟甃玉堂橋黓捐

數百緡不靳其他惠里閭存朋舊振道途者殆不勝紀而要非瑣_匕計鍾_匕畚者之所能爲當今之時翔視鄉曲可不謂豪傑一人歟公旣得行志於其家遂藐軒裳肆情碁酒蒔名花植高桂獻咏其下晚歲見伯子將著進賢益大疏沼種魚疊竹爲筏綺疏闌楯周焉日引客飲泛以爲樂觀者望之如島上仙然客去卽綜舉內外事無一或弛者雖樂弗荒也生平骯髒疆立足智善謀惟性不能下人好持高論與鄉里中計事多枝柱不合人或不能聽卒亦不肯隨人俯仰

其察薰易發人之覆又嘗面規人短人以是尤忌之
每欲掩其大節而加以詆譏然其材誼樹立昭然於
今者卒不可沒云

